梁明珠（右一）的3名10岁上下的孙子智香、泳彬和泳钦与女佣玛妮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今年44岁的玛妮瑟，来自印尼中爪哇偏远的乡下，26岁就到新加坡做帮佣，于梁明珠家服务至今17年，不但帮她照顾行动不便的家翁，后来还同时照料她的孙子。

17年的女佣照料一家四代

李喜梅／文·摄影（特约）

文礼某间伯公宫的墙边园圃地里，一排木瓜树正灿烂开着白花，令人惊喜。向宫里的志工梁明珠问起，原来纯粹巧合，是一次性撒下、来自同个木瓜播的种，她本想按除重栽，又觉得可惜。木瓜叶本可入药，既然都长得茁壮，就保留原地，以备邻近居民不时之需。木瓜这热带特产，据说还有药效。梁明珠家里的印尼女佣玛妮瑟，就是常用此土方，作为退烧良药。

这名女佣，已在她家服务17年，不但帮她照顾行动不便的家翁，后来还同时照料她的孙子，一家四代，多亏她帮忙，把家务理得妥妥当当，是位值得信赖的女佣。

全家会说马来话

梁明珠一家八口，住在西部宽敞的公寓式政府组屋里。到访时，玛妮瑟开门迎接，送上饮料招待。除了马来语，她也说英语，听得懂简单的华语及方言，但不会说。

梁明珠的3名10岁上下的孙子开心地围绕着玛妮瑟，昵称她Nenek（印尼语，奶奶的意思）。小哥哥泳钦热情地介绍女佣的名字Manisem bte Dulmukri，如何拼写，说得清清楚楚，还不忘加一句：我们一家人都会说马来语！

梁明珠的儿子一家五口刚从外地度假回来，两个小孩感冒，有些发烧。10岁的智香说：“我昨晚高烧不退，阿嫲阿公急忙摘来新鲜木瓜叶榨汁，喝过后睡觉，现在感觉好多了。”看过医生之后，玛妮瑟会按时给姐弟俩服药。这天给好孩子的父母有应酬，小孩就托付给玛妮瑟了。阿嫲阿公（梁明珠和先生）在在家照应着。

孩子们与玛妮瑟关系亲密如自家人，称她Nenek甚为贴切。小孩都就读附近的伟群小学，小哥哥泳钦每天放学后，会到邻里的学后托管中心去；妹妹智香和弟弟泳彬分别读上下午班，有更多时间与玛妮瑟接触，时常“粘”着她。而孩子们的时间表和作息则多由父母规划、安排，后交由玛妮瑟执行、跟进。

她是孩子们的“闹钟”。上学的日子，每天准时叫他们起床，接送到组屋楼下搭校车。她是家里的厨娘及保姆，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至于督促孩子们的功课方面，有时候会力不从心，只因小孩不“怕”她，最终要靠父母或阿嫲、阿公出面。孩子们偶尔会埋怨：阿嫲不好，不让我玩游戏，整天叫我做功课！

问孩子们为何喜欢Nenek？“她煮的饭好吃！”答案很简单，却看得出天真单纯的孩子们都能感受到玛妮瑟的爱心。

陈哲乞导演的电影《爸妈不在家》打动了很多家有女佣的新加坡家庭。“爸妈不在家，我们有玛妮瑟！”这或许是这三名小孩的心声吧！

照顾老弱和幼小

玛妮瑟今年44岁，来自印尼中爪哇偏远的乡下。26岁时来到新加坡做帮佣，于梁明珠家服务至今，不曾换过雇主。当年梁明珠经营杂货店，生活非常忙碌，家里三名孩子，尚在求学阶段。她70岁的家翁因病双腿截肢，行动不便，幸亏雇得玛妮瑟协助，照顾老人家近10年，一直到他谢世。其间，梁女士的次子婚后同住，孩子出生后，玛妮瑟也扛起照料小孩的任务。那时，凡看到她推着轮椅、用纱笼背着小孩的邻居，莫不投以赞许的眼光。

经过多年的磨练，不仅是家务事，玛妮瑟对新加坡各方面也很熟悉，遇到邻里有新女佣到来工作，有困难时，她常伸出援手，提供劝导和协助。有时还不吝借出自己的手机，让对方拨电回家。

省吃俭用　存钱养家

玛妮瑟靠这份薪金，养育两个女儿成长。她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也曾到外地做帮佣，增广见识。当年玛妮瑟工作刚满两年、第一次回家时，为了省下银行汇款的手续费，她异想天开地买了一个大型布娃娃，拆开缝线，掏出部分填料，把两年的血汗钱填入，再重新缝合，一路抱着回家。提起往事，玛妮瑟露出腼腆的笑容。

有远见的她在家多开了家小杂货店，请父母帮忙打理。此举可说是她的一片孝心，让年迈的父母有份工作和稳定收入，从而保持身心健康。

雇主一家对玛妮瑟也体恤、信任、疼爱有加。玛妮瑟喜欢牛肉、木薯叶等，一些即使是梁明珠一家不吃的，也会不时买给她，让她烹煮辣的仁丹（Rendang）、咖喱菜等，补充能量，同时一解乡思。遇到特别节日时，也让她在家门走廊的角落，和邻近的同乡女佣聚餐、茶叙。

那些年的奖学金得主们（之一）

农家子弟出头后的人生沉思

编者按：

多年来，通过政府奖学金计划，来到新加坡求学的中国学子为数可观。他们中多数人在这里生根，有极少数因为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原因提前归国，有少数完成学业后奔向更远的天地，有个别甚至走出不寻常的道路，例如成为电视艺人或艺术家。

作者杨沛东2002年获新加坡政府奖学金从中国来新加坡求学，博士论文以来自中国的奖学金得主为研究对象，接触了众多奖学金得主，进行深入访谈的在50人左右。他们无疑幸运，但同时又有自己的烦恼、纠结、挣扎。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是有自己故事的人，不是简简单单“外来人才／奖学金得主”一个词就能概括的抽象存在。

《新汇点》邀请杨沛东从研究对象中选取五名普通、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为他们画“人物速写”，以期让读者对他们在新加坡成长和探索的心路历程有更深的了解。文章分五次刊发，今天为首期。

受访者与杨沛东分享了比较私密的一些经历和情感，因此刊发时隐去真实姓名，让读者聆听他们在新加坡的人生故事。

新加坡的现代化与繁荣景象，让当年来自江西农村的孙涛感到震撼。（档案照）

享受高新　人生却无趣？

杨沛东／文（特约）

孙涛2002年年底通过SM2奖学金计划来到新加坡，2008年以一等荣誉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系。之后，他在一家全球知名的商务管理与技术咨询公司就职。

他来自中国南方内陆省份江西的农村，是他们那届SM2学生为数不多可以说得上是家境贫寒的学子之一。用孙涛自己的话来说：“我江西老家房子门口就是农田——我初到新坡来时的shock（震撼），你可想而知吧。”

“预科”阶段难言的苦恼

因为双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孙涛知道被新加坡选中是他人生中天大的机遇，他也下定决心不要辜负这个机遇。但孙涛的贫寒背景在他初来新加坡的18个月“预科”（bridging course）阶段，也曾给他带来不少难言的苦恼。

他记得那届SM2学生多数都从中国带了笔记本电脑过来或是到新之后很快就购买了，而他因为没钱，只能忍着不买，直到大学入学后才靠学校提供的无息贷款买了学习上不可或缺的笔记本电脑。对预科期间的奖学金得主们来说——尤其是男生——“玩电脑”（譬如上网看电影、下载音乐、还有“联机”打游戏）是生活中最主要的消遣方式，也成为他们“社交”生活的主要方式。孙涛总是在一旁看着，没法参与。

同时，孙涛的农村背景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常常面对一种与城市背景来的同学们的隔阂与距离感，有时甚至是讥讽。他清楚地记得他怎样因为江西方言的缘故，不能区分普通话中“思”和“师”的发音而被朋友们开涮时的羞、恼与失落。

在同一届SM2中被边缘化，让孙涛的18个月预科显得格外的漫长、孤独、压抑。

尝试融入本地人社交圈

排解也好，逃避也好，他在这段时期尝试进入一些新加坡本地人的社交圈。这些社交圈主要是当时SM2学生居住的宿舍附近的一些基督教教会组织，而教会里的教友们也通常乐意接纳一个像孙涛这样从外国远漂而来的新人，参加他们的宗教服务和社交活动。

孙涛回忆说，他在教会遇到的本地朋友都很友善，尽管他始终没有发展出宗教信仰。孙涛事后把他在大学读书期间成功融入本地人圈子，归功于他与本地人友善的初次邂逅。

在南大读本科四年期间，孙涛有意识地尽量避开校园内的其他中国学生圈子。他发觉一些家境比较优越的中国奖学金得主，对手中的机会不知珍惜，不论学习还是其他方面都变得有些“堕落”。而其他人呢，要么太专注学习而忽略了全面发展，要么虽然积极参与社交／社团活动，但社交圈仅限于其他中国学生。

不像其他中国学生在本科阶段还可以获得家里在经济上或多或少的支持，孙涛每个假期都积极地找在本地打工的机会，赚点额外收入。绝大多数同学们一到假期就迫不及待地飞回国与家人团聚，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有的甚至一年回国两三趟之多。但机票对孙涛来说太贵，他很少回去，度过辛苦工作而孤零零的一个又一个假期。

到英国交换留学半年

如此克勤克俭，到大三上学期，孙涛攒够了钱，实现了很多其他同学都不能实现的目标——到昂贵但令人向往的英国去交换留学了半年。

在学校社团活动方面，孙涛参加了一个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加坡人的文化活动社团，最后还成为了该社团的领导者之一。孙涛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言语神情中还流露出些许自豪与成就感——“整个社团里就我一个中国人，其余全部是local（本地人）。但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觉得我真的是融入了。有些local甚至一直不知道我是外国人。我觉得这是蛮大的一个进步，一个很不错的经历。”

第二次恋爱终有结果

在大二那年，孙涛还和一名本地华族女孩谈了场恋爱，尽管这是一场短暂的感情。中国留学男生和本地女生拍拖可不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孙涛自己也明白。但他承认，他俩的关系开始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曾如说，本地女友时常会带孙涛去酒吧或夜店，去认识女孩的其他本地朋友，但这些场合对他来说不但经济上吃不消，文化上也是异常陌生——江西农村长大的孙涛，从小就对泡酒吧逛夜店没有概念，仅有的一点认识也是来自以前政治思想课本中对“夜总会”的妖魔化描述。最后，女友提出了分手，他也无可奈何。

大学最后一年，孙涛又恋爱了，这次是和一名在南大认识的泰国女生。

2011年我回新加坡做田野调研时，孙涛已经和这个泰国女孩在一起快三年了。回到英国后不久就听说了他们在泰国喜结连理的好消息。

如今，受雇于一家全球性公司，担任系统工程师，孙涛可以说比同一届SM2中很多朋友都“混”得好。才毕业工作三个年头，孙涛的月薪已经超过6000新元。他也实现了一个夙愿——接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双亲来新加坡风风光光地玩了一趟。孙涛的Facebook的背景图片就是父母在新加坡河畔与鱼尾狮的合影。

尽管如此，孙涛心底某处似乎还是有一丝对自己生活的不满、不安。我们一边喝着清茶一边聊，孙涛说：“我以为我会很有满足感、很幸福，但其实好像也不是。以我的家庭背景，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在30岁之前能赚我现在拿的工资。看过去一切都很好：稳定的工作，不愁吃不愁穿，女朋友也有，工资也不差……但又有什么意义呢？谁不是在做同样的事？谁不是在工作、赚工资、谈恋爱结婚……反正我还没想通生活有什么意义。”

孙涛这番突如其来的“存在主义”情绪勾起了我的兴趣，追问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他摇头叹说不知道，但又说：“我最近看了芮成钢（中国电视主持人）写的一篇博客，他说人应该成为一个‘interesting person’（有趣的人），我觉得这个想法挺有道理的！我现在完全是interesting的反面，你觉不觉得嘛？”

走与别人不一样的道路

孙涛继续解释说，interesting就是要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走与别人不一样的道路。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都认识的同一届SM2的一个女生本科念生命科学专业，毕业后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去本地一家规模很小的博物馆做行政工作，以期日后受训成为博物馆的讲解员。“博物馆里的工资肯定不会很高吧，但她去是因为她真正喜欢这个，这不是挺好的嘛！干什么每个人都要跟我一样：拿工程系的学位，然后去顾问公司，然后慢慢在职场往上爬……人一生还是应该做点真正有意思的事吧！”

“但这可能是一个文化差异吧？欧美国家的人是怎么样的？那边肯定不一样吧？”

采访了孙涛几个小时之后，他终于“报复”我了，给我来了个问题。“西方肯定不一样吧？你在英国待了好几年了……这里毕竟还是新加坡，人还是循规蹈矩，不出格……”

作者简介：杨沛东现为英国牛津大学教育人类学博士生，于2002年获新加坡政府奖学金从中国江西来狮城求学，本科毕业后赴英国深造。他的博士论文以获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中国“外来人才”在新加坡社会、文化、教育、职场等方面经历为考察对象。

插图/吴嘉禾

（作者为作家，著有《蜗居》《心术》等，来自中国安徽，1999年来新）

四合院 六六

老年的目标

乐嘉问我，明年你中欧毕业了做什么？

我答：“我去美国学一年英语。”

他论异地问：“你英语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学？”

“我离英语好还有很大的距离，顶多是对话没问题，涉及到灵魂与思想的沟通就显得很没有被教化。我对好几本英语原版的著作很有兴趣，可对它们的中译文本很不满意，我想学习后自己翻译。”

乐嘉又问我：“那学完英语你做什么？”

我答：“我想报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专业。我觉得这门技艺对我写作很有帮助，也更能理性分析现象背后的成因。”

乐嘉惊叹：“你怎么有这么大动力？我认识你的这几年，你每天都在学习。你到底想干嘛？”

年老依旧能感受生命之美

我想在自己年老的时候，依旧能感受生命之美。

总在看中国的宣教片，常回家看看，多陪父母说话，甚至为不探望父母立法。这不是我要的老年——充满着弱势的怜悯，无奈地孝道重压。我不想让我儿子一想到出于理法道德不得不来看我就牙疼，我不想让自己老了以后活在整天期盼儿女孙子电话的孤单里。说实话，我也不想晚上的娱乐不是看电视就是跳广场舞。

我在国外，看过很多老年人精气神极好，打高尔夫，办party，老得很有风骨和气质，状态极佳。其实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老人，退休以后上老年大学，琴棋书画，写回忆录，还做点满意善。

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体力不及年轻人，但经验是财富和宝藏；也许记忆力不及年轻人，但智慧却无可比及——前提是你从未放弃过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这种能力不是为孩童准备的，学习能力是伴随终生的。“活到老学到老”一语，出自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梭伦之口，直译为“我愈老愈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很多人在走出学校以后，觉得学习这事就终止了，把时间花在打麻将、烧饭做菜，聊天色上。也许这一段你觉得很舒坦，但舒坦之后，就是老年的渴求陪伴，与世脱节，寻求帮助以及无所事事。你期望得到社会的关爱，你怕被忽略，你渴求更多的照顾，你老来寂寞。

从社会角度说，关爱老人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怕老无所依，一个对社会奉献了半辈子的人值得善待。但从个体角度，你绝对可以打破这个恐惧的怪圈，前提是你永远在进步。

我前几天听了海尔集团张瑞敏的演讲，赞叹这位共和国同龄人的思维敏捷和博学多才。他直到今天，都以每周阅读两本书，一年一百多本的速度在学习着。在座的学生提的所有跨时代、跨技术、跨领域的问题，他都有过思考并能提出独到的见解。

我有时候想，能跟这样一位智者在一起学习生活，每天聆听他对世界的领悟，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而张瑞敏，他一定来不及哀叹年纪大了，没有用了。他更不会去乞求年轻人的陪伴——因为年轻人在争相向他学习，努力跟上他的步伐。

这样的老人全社会还有很多。

比方说巴菲特的午餐。

比方说梅丽尔斯特里普去年再度捧得小金人。

比方说褚时健在暮年新创的“褚橙”品牌。

我一方面同情怜悯那些老去和即将老去的人，一方面希望自己活得不一样。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论老年》中说：老年人不仅要保重身体，还应注意理智与心灵的健康，因此老年也得不断学习。“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这与孔子所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一个道理。

想拥有一个丰富精神世界和果实累累的老年，我现在就要努力。

因此老年也得不断学习。“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论老年》中说：老年人不仅要保重身体，还应注意理智与心灵的健康，

州府仔 告省

林建成／文

州府仔是指那些到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旧时，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都是英国殖民地，称为三州府。称马来西亚人为州府仔，明显地带有贬意。

事实上，在新加坡的众多人口之中，有不少是来自马来西亚，他们有的先持有工作准证，再申请为永久居民，之后成为新加坡公民。

早期，新加坡非常严厉控制人口，然而，由于家庭计划过于成功，现在的人，有的不结婚，有的结婚了不想有孩子，有的想要又生不出，有的只生一个。这样一来，出现人口断层，首当其冲的就是劳动力短缺，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一衣带水，只隔着一道海峡。马来西亚人，也都受到新加坡升学、做工。

“州府仔”由于家境比较贫寒，所以愿意做各种新加坡人不愿做的工作，而且，由于风俗习惯相近，很快就融入新加坡。加上他们勤奋、努力学习，渐渐地就成了许多大公司的总裁。

上久集团的董事长张荣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荣赞早年就读于新文龙中学，由于家境贫寒，中学没读完找南下新加坡，从事不锈钢行业。他也是在新加坡认识了从事复印工作的女朋友林如意。两人后来共结连理，生了三个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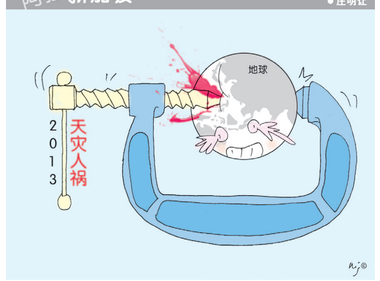
荣赞很努力，也很打拼，又肯学习，在短短几年内，接了不少不锈钢工程，最近还买厂房，准备在几年内把公司挂牌上市。

今年3月间，我要出书，找他赞助经费，没想到他一张支票就递了过来，还托我将一张巨钞，送到新文龙中学，说是要回报母校培育之恩。

看看荣赞，再看看自己，真令人汗颜。我只会吃喝玩乐，从不干正经事，结果当然是一事无成。而荣赞，却踌躇满志，准备当挂牌公司的老板呢。

（作者为前新闻工作者）

阿拉新加坡 ●庄明让



有效的说与听

焦安之／文

欣如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一家公司任职行政主管，近来一脸愁容，问其究竟，原来是与公司负责技术的一名职员产生了矛盾。

这名职员刚来本地一年多，欣如所在的这家公司是他任职的第一份工。这名职员工作勤勤恳恳，为人豪爽热情，相处一年，本来与欣如颇为友好，得知欣如因为三餐不定时，经常胃痛，还经常分享一些养胃的保健知识，在他的悉心关照下，欣如的健康明显有了好转。

欣如说起矛盾的起因，一肚子的委屈。她就是把公司的时间规则以及加薪评定标准向这职员说明，当然，在叙述过程中，欣如不自觉地添加了一些强调说明，诸如不可以不劳而获、贪小便宜、投机取巧等，欣如的本意是希望能表达得更清楚一些，但也恰恰是这些补充说明，在这职员的耳里听来，却成了一种无中生有的影射，伤害了他的自尊。

欣如感受到谈话的气氛快结冰了，但不明白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而引起这职员在情绪上的不满与抗拒，远远偏离了预期要达成的沟通效果。

欣如想说的是传递公司规则的严谨性，并希望这职员能保持一直以来积极的工作态度，朝更高的加薪目标努力。事实上，这名职员听到的是欣如感觉到他有不劳而获、贪小便宜、投机取巧的倾向，这与他一直以来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完全不符，他诧异，甚至愤怒，为什么将此无中生有的评价放在他的身上，从而进一步想到，是不是欣如本人对他有成见，再回想自己真诚对待欣如的态度，于是，也憋了一肚子的委屈。

两个原本和睦相处的人，一下子距离拉远了，谁看谁都不顺眼。

都是说与听惹的祸，说者不得法，听者不入门。欣如若是先肯定这位职员的工作态度与对自己的帮助，表达公司规则的说明是为了能支持他获得更进一步的提升，再说明提升的路上每个职员都须要踏踏实实的努力，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这样的表达，相信听者不仅能更清楚公司的规则，而且也更加充满信心与期盼继续努力，彼此间支持互助的关系也更和谐融洽。

西方思维的主导偏向文字的直接，东方思维的主导则是听字听音，习惯感受文字背后表达的态度倾向。当自小习惯英语表达的欣如明白了此理后，豁然开朗，当这名职员听了欣如的解释后，也欣然释怀，朗朗一笑，隔在中间的冰山也就溶解了。

沟通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互动，也影响着所有的合作关系，当面对不同成长背景的对方时，检视自己是否已经有效的说，有效的听，彼此才会朝积极正向的方向推进，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达到共赢的效果。

（作者来自上海，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

美食新加坡

何处觅“忠忠”

念槟／文·摄影

告诉朋友我住红砂厘，他以为那是一片片红砂厘屋顶的彭亨锡材林呀。不，不是那儿，我住在本地俗称红砂厘（实龙岗花园）熟食中心“忠忠”的附近。

他听了笑颜逐开，说道：“忠忠嘛，我知道，我去过。”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红沙厘交通圈旁旷地聚集一些饮食档，是村民和百乐门戏院观众们黄昏过后消闲的去处。

后来，旷地改建为巴士转换站，小贩就搬到对面邮政局后方继续经营。新地点面积更大，可容纳更多摊档。

傍晚，巴士一拐入交通圈，乘客往往会嗅到一阵阵诱人食欲的萝卜糕香味，是从熟食中心飘过来的。

除了萝卜糕热腾腾，色香味俱全，这儿更有名气响当当的福建面、沙爹酱鱿鱼雍菜、烧烤海鲜、潮州面条和红豆冰等等。

美食当前，饕客大快朵颐。

父老说，当年饥肠辘辘的食客们见面，到哪里祭五脏庙呀？大牌档饮食既然那么美味，令人吃得“chomp chomp”声，就去“chomp chomp”吧。久而久之，chomp chomp就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熟食中心的名称。

舞出快乐旋律

冰秀／文·摄影

去武吉班让大厦购物，途经有盖走廊时，听到二楼的室外表演场地传来一阵强劲的音乐。只见几十名排舞舞蹈员正随着音乐舞了起来。

我站在围观者当中，欣赏舞者奔放的舞姿。舞者之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其中有乐龄人士，也有中年人。他们一个个都陶醉在乐曲里，很有自信、很投入地表演着，似乎已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我没带相机，老伴提醒我可以用新买的智能手机拍下那精彩的瞬间。

与一名稍作休息的舞蹈员聊了起来。她热情地告诉我那是学排舞者每月一次的派对。想学排舞的人可以到民众俱乐部报名。她还帮我打听了一下课程收费——10堂课收费55元。她已学了两年，但是她自谦地说她的舞艺还无法与那些学了六年的高手相比。

音乐响彻整个舞场，她还那么热心地为我讲解，我想这就是舞蹈带给人们的一种正能量吧！

舞蹈可以解压，可以健身。排舞是一种集体舞，参加排舞可以认识更多兴趣相投的朋友，大家互相切磋，互相鼓励，提升了舞艺，也让自己活得充实快乐。

每月一次的派对，提供了表演平台，让舞者有机会表现，也让观众大饱眼福，这样的群舞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很健康、很正面、很令人注目的风景线了！